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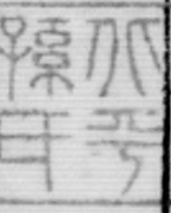
坊記第三十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

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

命謂教令

疏

正義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

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下即云以此坊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 辟則坊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故云辟則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為之或阜旁為之古字通用也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為民行仁義不足故也 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躐況不坊乎

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 刑以坊淫者制刑以防民淫邪也 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

驕約斯盜驕斯亂

約猶窮也

禮者因人之情而

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

慊於上故亂益亡

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

也慊或為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為嫌 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約

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為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略其文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謂

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為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調不令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此謂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慊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已者也故亂益亡者結上功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為亂子云貧而好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也

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此者寡也寧安也大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族眾家恒多為亂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坊民諸侯猶

有畔者

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

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疏

正義曰此一節

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眾多必致禍亂家族眾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為禍亂安為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

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為惡者多故為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

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

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古者至之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

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

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齋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為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官室以五為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

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

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

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

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

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

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

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 詩云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

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

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

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怕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子云君子辭貴

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也 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謂食

祿也在上日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

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

六十以上邊豆有加貴秩異者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

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謂幽隱不著當

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

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

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

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

當時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臣子不得稱

之曰天公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

稱之為君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

之疑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者鷓旦是求旦之

鳥夜中而鳴以求早旦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旦之鳥欲

反夜作晝是鳥無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況人

上僭於君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春

秋至昆弟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

旅卒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

葬楚莊王辟其王之號故不書葬云臣者天君者言臣尊

君如天故云臣者天君云稱天子為天王者則春秋稱天

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

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主此據臣下自稱已大夫之

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

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為其君布帶繩屨傳云君謂有采地

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下曲禮云執主器謂君也

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匄謂荀偃為主云事

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

旦至眾也 正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必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為旦猶若臣之奢僭

欲反下而為上也 同姓至服爾 正義曰云其非此則無嫌也者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

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

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者案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濟又

公羊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以是在軍同服 詩云民之無

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良善也言

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 疏 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

祿好得無讓以至云已 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

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須

讓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

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

君 寡君猶言少德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

者則民不僭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

託 言不偷於死亡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

以孝於 寡人 以此坊民民猶僭死而號無告 死者見情

其家之老弱號呼稱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借死衛

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

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者謂在上以此化民則民皆

不借於死者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

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

內存者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皆仁厚皆

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

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

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為

畜鄭又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

是為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

孝於寡人民猶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借棄死者

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注言不至存信正義曰偷

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借於死亡則於生存在者不棄

薄信著矣注此衛至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

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

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中御事先君而暴妾

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晁

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

此倣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

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

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君子約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子云上酌民言則下

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

則亂也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故

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

者猶言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

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心則

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為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

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

下不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

此在上所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

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

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

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

淺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

云考卜惟王度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

之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子云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

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云子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子

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子

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亂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

散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於

親各引詩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云詩云考卜惟

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

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

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惟龜正之者謂龜

能正其吉兆武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爾有

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

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

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秦誓曰

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為天所佐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

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此臣歸美於君。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歸美於君者，以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君以證之。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曰：知君陳蓋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

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云。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云。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奔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不以己善，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

正義曰：上文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故其政教也。此一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高宗云者，此尚書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謹者謂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

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之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

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子云從命，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微諫不倦，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分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詩云孝子不匱匱乏也孝子則復諫此所謂不倦詩云孝子不匱匱乏也孝子

疏

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乏之時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

君子因睦以合族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詩云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令善也綽綽寬

容貌也交猶更也瘡病也**疏**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言親睦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詩云此令兄弟綽綽

有裕者此詩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

十三頁前四行疏正義曰二字當在注車於子位等六字下此依

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病也言無德小人

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

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

車車於身差遠也謂與已位等**疏**正義曰車於至位等以父之執

也謂與已位等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已位等者若尊卑懸

絕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

何以辨辨別也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襲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辟君也忝辱

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疏正義曰書云厥辟不辟忝厥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戒大甲之辭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言為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

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子云父母在不

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孝

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君

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

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

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事也**疏**

正義曰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

言人君修立宗廟恭敬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祭器簋豆篚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孟

之屬為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

燕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

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

東鄰謂紂國中
也西鄰謂文王

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 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 以此示民民猶爭利

而忘義 疏 正義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

者非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 不以美沒

禮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 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鄰謂紂西鄰

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

王國中以為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故也

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實為神所加福祐 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

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

飽以德 東鄰至信矣 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

東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國

中言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

鄭注易九五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

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為豕西

鄰禴祭則用豕與此文異又注云離為牛是東鄰之祭殺

牛也則鄭之易注九五爻有坎有離此注總論既濟之

卦下體為離上體為坎與易注不同者但易含萬象俱得

明義也此據一國風俗奢儉故舉豕牛以 子云七日戒

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 戒謂散齊也

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

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

尸飲

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

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

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

觀乎上

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

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恭敬之

義使禮儀各得其所

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承一人焉以為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為

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體齊醴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

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

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

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

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觀乎上

者謂在堂下之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

更相做法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

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

其節制澄酒至尚味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

以其清於醴齊醴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

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酸在戶黍稷在堂澄

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

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

酸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

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酸在戶爾主人至獻賓正

義曰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

禮特性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

文也 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

遠之所以崇敬 也阼或為堂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

民不借也 既葬哀而哭 踊於是弔之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

吾從周 周於送 死尤備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

葬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

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

進以讓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

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
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
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
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反 謂

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

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

齊及其君卓 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

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 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

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以此坊民子猶有
弒其父者 弒父不 疏 正義曰一節明民追孝於親
子之甚 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

示民不爭之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李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李克弒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弒是踰年稱君。謂反哭時也。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春秋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史。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

之日稱二君

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

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其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

疑也

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

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身及財皆當統於父

猶專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

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

不敢有其室也

臣亦統於君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以此坊民民猶

忘其親而貳其君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疏

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叔段貳君

於兄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子有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遲故欲速為仕也

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為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為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

筮也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自貳至圍也正義曰案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為己邑公

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

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為君卜也

云二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

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為貳也云惟卜之時辭

得曰君之貳其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

貳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其所以然者苟重卜之

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

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

鄭旨乃引傳云大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又以旁人稱

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釋立

君曰其卜貳圍也者鄭以書傳無世子為君卜稱貳之文

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以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

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

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背秦秦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

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圉為君稱卜副貳之子圉令為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

也此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

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

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

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以此

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禮

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者利貪也若先用

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

者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

欲故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

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己者己若疾病

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曰不耕

獲不菑畲凶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

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

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獲刈不菑畲田無

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田一至新田正

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

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畲孫炎云畲

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畲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子

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故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

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

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

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

取之若則弃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

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

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今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

舊無大故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

其身正義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也

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

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

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矜寡

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

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拮

拾以為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食時不力珍者力

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

坐羊士不坐犬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

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己也詩云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故

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

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

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為

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

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

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

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餘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注葑蔓至棄也正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莢陸璣云又謂之莢吳人謂葑莢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菲當類者釋草云菲蔥菜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采葑菲之葉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列生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於所以云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

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

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

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以

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云伐柯

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

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茲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

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慎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

淫泆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泆則當云坊民淫不須云所也章民之別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

令相分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

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茲淫之事

茲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者茲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子云取

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厚猶遠也

故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

妻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妻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

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

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

某氏薨孟子

疏

正義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蓋其且字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妾既卑賤不

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

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一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

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其死曰

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

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略言卒而已皆為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 ⑤孟子至且字 正義曰若既筭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子

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

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

未聞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疏

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 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

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

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

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

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

王禮再裸而酢是也 ⑥同姓至未聞 正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有

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

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為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裸后與王俱裸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

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裸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裸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異姓也內宰

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

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 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

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

門大故喪疾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

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魚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

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

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俯之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

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婦不夜

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妃匹也

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嚮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婦人於車上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俯婦人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

但略問增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

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

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官事以此坊民婦猶有不

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

共公不親迎恐其疏正義曰見於舅姑承子以授壻者

有違而致之也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

婦之父母也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

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官事是也恐事之

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

乖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